

第一篇 撩开华夏之母的神秘面纱

我们是离开父母

已经很久了游子，

耻辱地伏在

儒教道统的脚下。

如今我们满嘴泪水，

虔诚地回到

母亲依旧

深情的怀抱……







第一章 神迹昆仑山

昆仑是神话、历史、地理的三位一体，贯通古今

仰望昆仑，就是仰望中华版图的脊梁；仰望昆仑，就是仰望中华文化的源头。因为，昆仑不仅仅是一条山脉的存在，在中国的先秦时期，曾经产生过以昆仑山为地域载体的昆仑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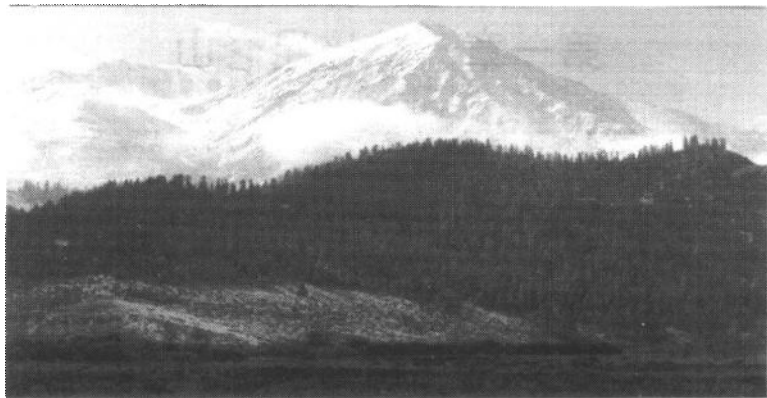
文化学术界公认，昆仑神话体系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最初源头。昆仑神话是原始文化，是初民哲学，是人类处于童年时期的观念和愿望。在这里，地理意义上的昆仑，神话意义上的昆仑和文化人格意义上的昆仑，三位一体，互为渗透，内蕴博大，贯通古今。

无疑，横贯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最大的山系。它西起新疆南部，连接西藏北部，向东绵延到青海东部，全长 2500 余公里，是名副其实的万山之祖，众山之王，是中华大地真正的脊梁。

对于中国的远古先民来说，昆仑山是遥远、神秘而恐怖的。它的大跨度高海拔，它的雪山冰川，它的险境魔幻，它的峥嵘万状，足以让每一个造访者跃跃欲试却又谈虎色变。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于是，一切神话故事才具备了地域上的前提。



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南沿的昆仑山中段，包括柴达木盆地北沿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以及湖西北的祁连余脉，无疑是昆仑神话借以发生和衍化的中枢地带，在许多专家的研究材料和传说性的遗迹里，这里都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区域。



祁连南脉·古昆仑

在远古土著先民的想象中，昆仑山是作为男神而存在，西海即青海湖是作为女神而存在，昆仑为阳，西海为阴，阴阳结合，天地归一。于是，对昆仑和西海的顶礼膜拜就成了远古先民们的一种原始的宗教意识。后来，当中原文化逐渐进入青藏高原，原始的男神女神观念便衍化成新的神话传说，昆仑山被说成是轩辕黄帝的九重宫阙，而西海则被说成是西王圣母的聚仙瑶池——一整套具有东方色彩的昆仑神话体系的雏形开始出现了。

中国古老的文化典籍《山海经》，是一部被正统儒家文化视为荒诞不经的怪异之书，孔子囿于现实政治伦理的狭隘视野，明确地把“怪、力、乱、神”一类作品排除在文化研究之外。其实，正是在



这部诞生于先秦时代的古代奇书中，才保存了上古时代许多美丽的神话和怪异的传闻。同时，它还是一部集地理、历史、民俗、生物、矿山和医药为一体的百科全书。

在《山海经》里，第一次出现了西王母和昆仑山的记载，第一次出现了黄帝战蚩尤、升驾于昆仑之宫的传说，第一次出现了大禹治水，导河积石的优美故事。在随后出现的先秦古籍《淮南子》、《穆天子传》里，这种以昆仑为地域载体的神话传说便愈加系统化和具象化了。

在昆仑神话体系里，包括了许许多多广为人知的故事和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女娲造人和炼石补天，以及黄帝创世，羿射九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造父驭车，穆王西游，蟠桃盛会等。其中影响最大，并值得认真研究的当数西王母。西王圣母和轩辕黄帝构成了昆仑神话的轴心。

生活在春秋末期战乱年代的孔子，删定诗书，整理典籍，拟制礼仪，聚众讲学，成就了一代文化大师的千秋伟业，但他所看重的只是《诗经》、《易经》、《春秋》一类的“无邪”之书，而恰恰把《山海经》、《淮南子》等书视为“不雅驯”的异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要竭力烧掉的却是孔子要尽力保存的部分，而《山海经》以及其他地理、医药、农书之类，却无疑均在保护之列。

神话作为一种原始文化，强烈的主观色彩，便是它的基本特征。它想象奇特，立意诡谲，真假杂糅，光怪陆离。它排斥逻辑和逻辑求证，崇尚荒诞和荒诞辐射。然而，神话的永恒魅力和永久价值也正在这里，因为它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历史和现实。

遗憾的是，从春秋时代的孔子，到西汉时代的司马迁，从东汉的王充，再到清朝的纪晓岚，他们都拘泥于儒家的治学风范，从而



无法给予神话以应有的学术定位，他们不明白神话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现象，自有其不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方向和定位价值。这样，神话作为一种区别于一般文史知识的专门学问，只是到了近代才趋于明确化和规范化了。

事实上，在古希腊的文明中，丰富绚丽的神话传说既造就了许多绘画大师和雕塑大师，也影响了欧洲其他地区的文化演变。而中国独具特色的昆仑神话体系，无疑影响了中国包括中亚、东亚、东南亚的汉文化圈。这个有别于正统儒家文化的昆仑神话体系，塑造了中国人文化心理中浪漫飘逸和幽默风趣的部分。

昆仑神话主要包括创世神话、英雄神话和创造神话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相互铺垫，互为反衬又相映生辉，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把自然人格化，又用夸张的人格力量征服自然，创造世界的神奇想像力。同时，也曲折地表达了历史发展的某些真实的轨迹。

在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中，盘古天王作为中国式的创世神，他一出世就被“混沌不分”的宇宙包围着，于是，他依靠自己的神力坚定顽强地站立起来，毫不妥协、毫不松懈，年复一年，终于使天地分开，乾坤清朗。最后他又抡起大斧，左劈右砍，一直到宇宙廓清日月悬空为止。盘古的传说，表现了远古先民对宇宙形成的主观认识，从人类用思维之剑去探索创世奥秘这个意义来说，它的出现无疑是对蒙昧时代的伟大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和黄帝创世的故事，在昆仑神话的演变中渐渐地混为一体，融为一统。盘古是想象和虚拟的人物，而轩辕黄帝却是中国人公认的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这种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杂糅的现象，至少表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萌芽。



在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和女娲炼石补天这两个互为依存的故事里，透露了远古先民对中华版图西高东低这样一种地貌特征的认识。传说共工和颛顼都是黄帝之后，他们为争夺天下展开厮杀，结果共工战败，一怒之下便以头颅猛撞昆仑，硬是把昆仑山撞出一个大大的缺口，造成了黄河万里决昆仑浩浩荡荡直奔东南的场面。于是“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随后，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寻根溯源，我们便会发现，共工在这里代表了人格化的黄河之水，他也就是中国后世民间祭祀的水神。而女娲补天的传说，无疑表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同时，对于天地的大胆改造，则无疑显示了古人对抵御自然灾害的期冀与盼望。

而在女娲抟黄土造人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黄土依恋与黄河情结，感觉到古代先民对生殖的崇拜以及对繁衍后代的期望——因为那是一个生存与繁衍都十分艰难的时代。同时，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代只能是母系氏族时代——因为女娲作为女神造人，是把男性的参与排除在外的。

在羿杀凶兽和羿射九日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位智勇超群、为民除害的英雄。在那样一个荆莽遍地、凶兽为虐、烈日炎炎似火的环境里，羿的大智大勇和敢作敢为无疑表现了人类最初的生存意识和存在欲望，而生存意识是如此之强烈，不但要在地上杀尽吃人的凶兽，还要在天上射落多余的九个太阳，难怪后羿作为创世时代的英雄人物，千百年来竟一代又一代的复活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

如果说，昆仑神话中的创世神话是和英雄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它的创造神话则是和开拓与交往联系在一起。在这里，



神力的超常是基于人为的基础，瑰丽的想象是基于创造的动力，神与人的差别渐渐地缩小了。

嫦娥奔月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嫦娥其所以能腾飞上月，却是因为她无意间偷吃了西王母送给她丈夫后羿的仙药。然而，真的升上月亮之后，她却丧失了原有的幸福，所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蓝天夜夜心”。无边的寂寞使她既怀念人间更怀念丈夫，思凡与怀俗，使神从感情上还原为人了。

至于“穆王命造父驭车，乘八骏西巡昆仑，会西王母，乐而忘返”的故事，则更加具有了人间的气息。周穆王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他是西周王朝的第五代君主，西巡昆仑也确有其事。那么，他在昆仑山瑶池边会见的西王母，究竟又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人呢？

在《山海经》里，西王母是一个人面人形，却又虎头豹尾的神人，而在《穆天子传》里，她却又还原为一位雍容华贵、风雅唱和的一代女王。这种角色与形象的转换，至少表现了西王母不同寻常的神秘和魅力。

西王母是昆仑山的主神，她既能主宰人间祸福，又操有长生不老之药，她“蓬发、戴胜、善啸”——俨然一位女王兼歌后舞后的三栖角色。其实，正是从历史古籍的不同记载中，我们恰恰可以窥见到西王母时代的诸多信息，也可以撩起西王母神秘的面纱。

在昆仑神话中，传说与史实杂糅，虚拟人物与真实人物混淆，是一种非常特殊又很有意思的现象，这种现象常常让人困惑不解却又欲罢不能。于是，走近西王母，还神于人就成了每一位昆仑文化造访者的强烈心愿。

其实，只要我们从远古原始部落都具有图腾崇拜这一现象出发，就不难剥离笼罩在西王母身上的种种神秘道具。《山海经》里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



五残。”既然其状如人，为什么又会虎齿豹尾呢？很明显，在一个盛行女巫除害的母系社会里，虎齿豹尾的服饰道具当然最具有威慑的神力。这种虎齿豹尾的图腾崇拜，恰恰反映了西王母时代的文化特征。

我们说西王母的原形是人而不是神，但我们却毫不否认被神化以后的西王母的文化意义。正是由于神话所具有的想象、夸张与变形，才赋予了西王母这位罕见的昆仑女神以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古代中国人，由于受到交通工具、测量仪器和科学视野的局限，他们对昆仑山的认识只能是模糊的，大范围的，从而富于想象的色彩。其实，正是得益于这样一种地理与心理的双重界定，昆仑的博大、神秘与永恒，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才为中国人世代所崇拜与向往。

可以肯定的是，从青海湖周围一直到柴达木盆地南沿的昆仑山中段，包括了现今青海省版图的大部分地区，是古代昆仑文化无可争议的发祥地。而诞生在这一神秘地域的声名远播的人物西王母，则无疑地奠定了昆仑神话的人文基础。

远古青海地区、气候湿润、草木丰茂、鸟兽翔集、风光独异。当内地因为江河泛滥、洪水肆虐而危害民众时，这里却独处高地而能长享清平。

如果说，三千年前周穆王乘八骏西巡昆仑，会见王母，表明了中原农业文明与西部牧业文明的第一次碰撞的话，那么，那一段原本真实的历史则更多的为神话传说所涂抹。事实上，深藏在昆仑山中的这一方小小的海子并不就是真正的瑶池——真正的瑶池大约更像是烟波浩淼的青海湖。因为在中国古文字里，池与湖的概念是相融相近的。



而西王母，这位三千年前羌族处于母系社会阶段的女性代表，正是在这碧草连天、牛羊成群的地方，与乘马西来的穆天子进行了那一次让后人猜想不已的历史性会面。而与这一次历史性会面相对应的文化背景，便是河湟地区斑斓的彩陶文明；考古发掘已证明，在这段历史期间和以前，河湟地区的彩陶流成了河。让人们感到回味无穷的是，在一些最为珍贵的彩陶绘画里，明显地有着西王母时代虎头豹尾服饰的影子。

如果上溯更远，我们便会发现，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始祖的轩辕黄帝，其文化之根和发展之路也都和西王圣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轩辕黄帝与蚩尤决战的关键时刻，正是由于西王母的鼎力相助，轩辕黄帝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了。远古时代的真切画面被时空的渺茫和传说的想象弄成了斑斓迷离的神话。于是，王母瑶池、蟠桃盛会，天上人间，玉皇大帝——一整套具有东方色彩的昆仑神话体系就这样完成了！毫无疑问，在中国古籍《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以及《西游记》里，这种神话体系得到了最为具象的全面展示。

无疑，西王母和轩辕黄帝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需要指出的是，西王母既是一个女王又是一个部落国家的名字，由于她的代代相传的缘故，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从轩辕黄帝到尧帝舜帝到周穆王等中原帝王都与西王母有幸会面的史实。

民间传说认为，五千年前初始的西王母最终衍化成王母娘娘，而轩辕黄帝则演义成为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昆仑神话以他们为轴心；昆仑山则成了真正的“帝之下都”、众神之府，成为了中国的奥林匹斯山。



第二章 探访西王母石室

吐蕃王国,吐谷浑王国,西王母国,历史之谜层层洞开

任何荒僻的土地,哪怕是现代文明的触角不曾抚摸的地方,只要一经文化的观照,立即就灵动起来,绚烂起来,赋予一种鲜活的味道和立体的动态。不仅使人愿意走进,而且还要沉思徜徉;那样一种魔力的牵引,比一切世俗的诱惑都要深刻得多,也坦荡强烈得多。

这一刻,用神魔之感牵引着我走近它的是地球上的哪一座山呢?是昆仑山,是被古代中国人视为大地中心,世界之巅的昆仑山。即使用现代中国人,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昆仑山依然是遥远、荒寒、神秘而不可测的,它使人联想到天之涯和地之角。

可是此刻,我的的确确是要去这座大山了。

别忘了,那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咖啡,没有冰淇淋,没有摇滚乐和流行曲。当然,更没有涂着口红烫着波浪发的时髦女郎了。

可是,那里却的确是我乐意要去的地方。

没有了时髦,没有了时尚,同时也少了嘈杂和喧嚣。在一个钢



筋水泥组成的错错落落的建筑森林里住惯了、住久了，人的生命意识生命本体生命机能是要退化的，悄无声息地不知不觉地退化——那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代文明病。曾有人列举出这样的数字：在现代城市里，厕所和厨房一样多，精神病人和正常人一样多，各种犯罪诱因和生存需求一样多……当然喽，城市自有城市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我还是执意要去昆仑山。我知道，那是一个充满着原始野性的山莽与山莽挤压重叠的荒芜之地，是一个激荡着乱云也肆虐着风沙的苍凉所在。但同时，那里却散落着史前的传说，流传着美丽的神话，还有许许多多难以确认却又发人幽思的远古遗迹。那里是一部深藏了千万年的人类遗书，每一页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



古遗迹

其实，就我本人的经历和命运而言，是和浩莽阔大的昆仑山有缘份的；屈指算来，我已有三十年时间，把生命交付于这片旷莽之野了。那连绵不绝的昆仑山脊上的白雪，那流过山脚下草滩上



的蛇一样的溪流，那突窜过沙丘弧线上的三三两两的黄羊，那屹立在沙原中央的像武士一样的沙枣树，那抖动在晨风中的无名河岸上的丛丛细草，是那么深切具体地叠印在我的记忆之中。只要一有闲暇，它们就会在我大脑的荧屏上生动地显现，交替着浮游，挥也挥不去，切近而可意，我明白，那一切一切的记忆，早已变成我生命与灵魂的一部分了。

可是，时间和知识告诉我，那一切记忆的讯息只是表层的，浮泛的，那是经过了几千年几万年被时间的风雨侵蚀过的昆仑山留给现代人们的第一面的印象，也是最后一面的印象。那印象真实而缺乏纵深，就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妇人，把她少女和少妇的溢彩时代留给时间的密匣去保存了，却把最后的老态龙钟的形象定格在今天。于是，有缘造访她的人们才会凄然长叹说“噢，这就是昆仑山，苍老而荒蛮！”

事实的确如此。昆仑山常常被现代人肤浅地、表面地误读着，包括我。

可是，我终于警觉起来了，我发现，误读昆仑，其实就是在误读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误读昆仑，其实也是在误读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人类进化史。误读，何其糊涂；误读，罪莫大焉。

21 世纪已经开始，新时代的脚步清越而急促。对昆仑山的误读理所当然地应该结束。如果说，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所以我们人类必须善待它的话，那么，中国的版图上也只有一座昆仑山，我们更应该加倍地善待她，珍爱她。

善待和珍爱，首先要理解，要摒弃误读。

我为自己能不再误读昆仑而如释重负。

我完成了一次认识论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屋内



与屋外，其实就一墙之隔，打开窗户，天边的星星就在眼前闪耀；推开门，就可以大踏步地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智慧、知识、科学思维，包括诗情与激情，这才是我们现代人能逼近真实昆仑的锐利之器。就像是一个粗陋的牧夫，当他站在不毛之地的沙原上时，他只能怏怏地叹气说：“这地方真是一钱不值。走吧！”而当另一位地质学家站到同样的位置，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却会喜从心来，并近乎颠狂地跳将起来，大喊道：“地下有石油，有一条石油的河啊！”

我发现不了石油的河，我也没有能耐发现其他可资利用的物质的矿藏。但我却确凿无误地发现了深藏在昆仑山脉中的古代奇书——一部中国正史以外的传说史或考古史。

这历史似乎有点古怪，有点神秘，但却无疑是真实的。

传说也罢，神话也罢，众说纷纭也罢，只要是我们愿意走近，就会被她的魅力所征服。

好在，征服有时候是互相的。互相征服的理由就在于今人与古人的对话，现代与古代的对话，往昔与未来的对话，存在与超越的对话。

对话，与默然屹立的昆仑对话。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对话更让人神思飞扬，浮想联翩的呢？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对话可以使一个现代人洞穿历史，从而更理智地把握现实与未来的呢？

终于，我坚定地出发了。轻装行囊，向着莽莽昆仑，义无反顾。在那一刹那，我竟然想起了唐代的高僧玄奘，那一幅古道西风瘦马，为信仰而艰辛跋涉的影象，何其寂寞悲壮！我知道，类比总是可笑的，而使命和目标也完全不同。我惟一的奢望，便是能将《大唐西域记》转换成现代版的《今古昆仑游》。我相信，我是在听命于一种现代人类生存理性的导引，也是在听命于一种远古历史



的彻悟的呼唤。灵魂如风，形体似箭，我的生命的激情是被彻底地调动起来了。走吧，走吧！去品读这一脉被千千万万世俗旅游者冷落了的真正的大山，去叩问这一脉让中外登山勇士们为之神往的大山，我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者的同路人，至少是精神取向上的同路人，我为我的选择感到崇高。

崇高归崇高，可我同时也感到了茫然。以昆仑方圆四千余公里的纵横延伸，我该从哪里下脚呢？我得求助于地图、历史书，包括传说。我明白，我所进行的是一种文化之旅，而文化的遗迹是有其特定的散射点的。文化散射点——这就是我昆仑之旅的行动坐标。

我首先选择了大非川。这是唐代史书上留下的古地名，现在则属于塘格木农场与大河坝之间的上百平方公里的切吉原野。这片距离青海省会西宁市约 260 余公里的地方，在公元 7 世纪时曾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恶战。据《唐书·高宗本纪》载：“咸亨元年，七月戊子，薛仁贵及吐蕃战于大非川，败绩”。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吐蕃军队以突袭方式灭掉了已立国 300 年而与唐帝国有邦属关系的吐谷浑。于是，唐王朝派遣薛仁贵为元帅，统兵十万问罪于吐蕃。一场恶战的活剧就突现在大非川草原之上。

那一场战争到底怎么个打法，史书录之极简略，而民间传说却极详。总之是吐蕃以四十万大军以逸待劳，相形之下只有十万之众的唐军千里跋涉，且指挥失控，其败绩从一开始似乎已命中注定了。

在风鸣萧萧的秋日的黄昏里，在血红的残阳已无力地沉向西山之背的那一刻，当我站在这古战场的大非川中央凭吊那历史的一幕时，遍野的纤细的衰草竟一齐在风声抖动，像无数的乱箭正从已逝去的时空射来。我想像着吐蕃的四十万兵士手执刀矛纵



马冲杀的场面,无疑,仅有十万人马的唐军是被团团包围了。展开在大非川草原上的厮杀是一场典型的冷兵器的白刃格斗,刀枪翻飞,乱箭如雨,血肉迸溅,狂吼震天,尸横遍野,腥秽狼藉。使我感兴趣的倒不是当年的吐蕃首领钦陵如何布阵,而唐军副将郭待封如何置薛仁贵的再三劝告不听,轻敌冒进一步步钻入敌军的口袋;我一开始就在深思的是:吐蕃方何以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啸聚起四十万大军?四十万大军,其中的骑兵至少占到一半以上甚至更多。这么庞大的军队当然不是吐蕃全国兵力的全部,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吐蕃王国至少还有三四处需要重兵防守的边境要塞,一是四川的松潘,二是河西走廊一线,三是与中亚交界的帕米尔高原。当然喽,藏王的都城拉萨(唐时名逻些)也必驻守有重兵。如此算来,当时的吐蕃王国至少握有雄兵百万。百万军队是一个什么概念?百万军队首先和数百万的战马相辅相成,然后是支撑这支庞大军队的国力、财力、民力,还有必须成龙配套的武器库、辎重车辆等等。想想看,当时的吐蕃国力是如何的强盛,而且这种强盛还整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因为在“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军队曾两次攻陷长安,差点儿没当了中原的皇帝。

我要郑重指出的是,以现在的青藏高原如此高寒贫瘠,何以能在吐蕃时代称雄一时?这里透露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吐蕃时代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绝对要比现在好得多。而作为青藏脊梁的昆仑山脉,至少在公元7世纪以前是一个植被葱绿、乔灌蔽蕤的所在。不然就无法解释这一方地球上的高地何以有那么旺盛的力量,何以有那么蓬勃的生命力。我们确信,公元12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的崛起和空前强大,只能从“草原孕育铁骑,而铁骑征服世界”这一法则中得到解释;而公元7世纪时吐蕃的强大也只能遵循这一法则。这应该没有疑问的,冷兵器时代的决胜力量



必然青睞铁骑集团军，就像二战时决胜力量必然青睞坦克集团军一样。

无独有偶，昆仑腹地的昔日繁盛同样在现今的都兰县境内的吐谷浑墓葬群挖掘中得到证明。都兰县现属青海省海西州管辖，其墓葬群规模宏大，遗物丰富，许多文物堪称国家级的绝品。这片墓葬的发掘不但揭开了一个立国三百年的古国之谜，而且对青藏腹地的地理地貌变迁提供了明确的佐证。

两脉青山夹着一道河谷，两边遥远处陡立着昆仑余脉布尔汗布达山终年不化的雪峰——这就是沿青藏公路向西约 400 余公里处的吐谷浑古墓群了。我去的时候古墓的发掘已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令人感到惊骇的是，古墓的抢救性发掘竟是在愈演愈烈的盗墓毁坏基础上进行的。盗墓带有一定的集团性，采用的工具竟然是推土机之类，其疯狂性与毁灭性让人发指。

可是，一些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还是保存下来了：器皿、钱币、丝绸之类。钱币既有隋唐通币，更有古波斯（即现在的伊朗）遗物。特别令人思绪为之一振的是，一方三尺余的丝绸彩幅上绘有异国风物、珍禽异兽、器皿居室、人物形态等，精美绝伦。经考证，这遗物属波斯织品无疑。

一个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多少年来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终于有了结论，那就是，在从东晋以迄隋唐之际，数百年间的北中国动乱时代，确有一条丝绸之路的南线线路。这条线路经兰州到西宁再到柴达木盆地后越过当金山口直达西方，避开了河西走廊一线因战乱割据等因素造成的阻隔。历史文化的交流脚步虽有过迟疑或迟缓，但从来没有停顿过，对吐谷浑古墓葬研究的现代诠释意义大概就在于此了。

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立国三百余年，拥有青海湖周围西